



「天使手指」 藝術與生活 緊密相連

台灣鋼琴家陳瑞斌被歐洲樂評譽為「二十年才出現的一個天才」、「貝多芬五代傳人」。自小便顯露音樂天才的他，6歲便一舉在貝多芬鋼琴比賽奪魁，16歲便贏得意大利「拉赫曼尼諾夫國際鋼琴比賽」，並登上維也納金色大廳音樂廳表演。13歲前往奧地利，經歷孤獨而艱苦的求學歷程，今天的陳瑞斌已是國際樂壇的閃亮明星。被稱為擁有「天使手指」的他將在下月初於香港舉辦獨奏音樂會，以慈善音樂會的形式，向香港社會致謝，也為經歷了氣爆慘案的台灣高雄祈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受訪者提供

家中一台古老的鋼琴

陳瑞斌12歲時就通過台灣社會資優兒童的考試，13歲就被父母送往維也納留學，二十歲之前已經獲得了五項國際鋼琴大賽金牌。現在的他，世界各地表演邀約不斷，不久前才與洛杉磯愛樂(Los Angeles Philharmonic)於全美最大、能容納近兩萬人的露天劇場好萊塢碗(Hollywood Bowl)合作演出《黃河鋼琴協奏曲》，並創下滿座的佳績。但這光鮮無比的履歷背後，大概也有著年少離家的孤獨，與作為一個藝術家難以逃避的辛勞和落寞。前往維也納之前，陳瑞斌並未接受過正統的音樂訓練，全因為家人對音樂單純的興趣才與鋼琴結下不解之緣。在他的記憶中，那座象牙鍵的鋼琴從他出生起就擺在屋中一角，散發出古老的味道。在當時的家鄉台南，鋼琴並不是容易買到的平常物件，當老師的父親看自己對音樂的喜愛，輾轉從一個醫生手中購來這台琴，本來為的是要給陳瑞斌的叔叔用來練習，後來卻成為小陳瑞斌的童年玩伴。

在陳瑞斌的印象中，當時年紀尚小的自己對音樂是怎麼一回事其實並不是很清楚，直到後來去到維也納，才「對音樂有了重新認識。」在這個色彩繽紛的藝術之都，他每天晚上跑歌劇院，不錯過大大小小的展覽，世界一下寬闊起來。

「但家人其實不清楚我後來這一路的發展。」他的語氣中有那麼一點遺憾，「直到大概三年前我才告訴他們自己後來為甚麼要去德國唸書。」13歲離家，幾十年後陳瑞斌才又踏上台灣的土地，他曾在訪問中提及，在機場見到父親都不敢相認：「十年過去了，我可能不認得他，他也不認得我。」父母至今沒有去過維也納，也從來沒有想像過兒子會成為享譽國際的音樂家，「父親以前希望我會回去像他一樣做老師，鐵飯碗嘛。他們對音樂的興趣很單純，我的音樂會他們來，就是普通的愛樂者。」

可他選擇了自己的音樂道路，一路狂奔。

少年一人負笈歐洲

縱然對藝術充滿熱情，未滿15歲的少年一人在異鄉，生活必然困難重重。「沒有辦法居留，要自己找監護人；要自己學德文，和警察去談居留的手續。後來弟弟13歲也來維也納學習，當時我15歲，也沒有辦法當他的監護人，又要去弄，克服種種困難。」就連租房子，因為練琴的原因，也多次被整棟樓的居民連署趕出去，幾個月的介紹費就此化為烏有。「後來有一次是整棟房子被賣給了別人。多年後，我一次在紐約的卡耐基音樂廳表演後，朋友請我去慶功宴，一對夫婦走過來，原來他們就是當年那棟房子的買主，更巧的是我睡的床就是他們進去睡的一張！這樣的

事情我也遇到過！」說起過往的種種，陳瑞斌總忍不住唏噓「實在太多故事」。我想像著那一晚，他與這對夫婦相逢，也許就像橫跨了半個地球，一頭又撞進了年少的回憶，那日子艱苦、拮据，卻又有着明亮的青春顏色，令人莞爾。

維也納後，陳瑞斌前往德國繼續學習，為了去漢諾威上老師的一堂課，他得花15個小時當天來回的舟車勞頓，天未亮就趕往學校。「除了英國以外，所有西歐的國家，德國、意大利、奧地利、法國的學校我都念過了。」他笑着說。歐洲各地的學校風格迥異，對歷史文化尤為重視，「你到這個國家就是要學他百年來流傳下來的東西。」除了學習不同的音樂風格，陳瑞斌也要惡補其他知識，以補足13歲後缺失的教育。「用德文去聊歷史。」他笑笑，現在想起仍覺神奇。

藝術與生活

在陳瑞斌的老師中，俄羅斯鋼琴大師拉薩·貝爾曼(Lazar Berman)對他的影響尤為巨大。作為大師唯一的亞裔學生，他嘗試在老師的人生與音樂中體會何謂華麗激昂的「俄羅斯靈魂」。貝爾曼的音樂人生傳奇而坎坷，直到中年才有機會到西歐表演，在老師身上，陳瑞斌不僅看到藝術的美，也看到作為一個音樂家的堅持，「他的精神永遠在我心中。」他曾回憶學琴的過程中，自己曾因內心的怯懦和不自信而把握不好曲子的詮釋，這往往引來老師疾風驟雨般的責罵。但在這樣嚴厲的催逼下，卻迫使自己快速地成長起來，拋棄猶猶豫豫的舉棋不定，堅定地用自己的主觀想像來選擇一種路徑進入樂曲的文化情境，直至對樂曲的把握愈發自然純熟。

「藝術和生活經驗有很大的關係。」陳瑞斌說。跟隨貝爾曼學習時，他還只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演奏技巧可以勤加練習，但至於如何產生個人風格，如何突破，那是連老師也很難傳授的。「直到後來，碰上許多人生的事件，遭受很大的打擊，人生很痛苦，但是鋼琴還要繼續彈，表演還要繼續，卻突然發現自己以前的瓶頸都有辦法跨越了，那是很奇妙的過程。這是和年齡有關的，也許到了一個階段，自然而然會對文化有更多的體認。年輕的時候，百分之七十要依賴老師，沒有辦法脫離他們，慢慢這個狀態會改變。現在上台彈琴，不一定是以前他們的那個樣子了，我可以融會貫通，隨着年輕和時間對音樂有了自己的看法。」

對陳瑞斌而言，音樂上的炫技並無不妥，但更重要的是現場。「我在家裡彈和在現場彈是一回事。在家裡彈琴，不是單純地練習，而也是因為受着音樂的感動。在台上，只是多了實體的觀眾，有了傾訴的對象，但那音樂的感動並沒有改變。」

陳瑞斌：



陳瑞斌官網：www.rueibinchen.com



陳瑞斌年紀小小已與鋼琴結下不解之緣。



陳瑞斌獲洛杉磯郡郡長頒獎表揚。



青年陳瑞斌已經獲得多個鋼琴獎項。

為高雄祈福音樂會 邀您共賞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11月4日，陳瑞斌將來香港演出，這場不售票的慈善演出，是為了感謝香港各界對早前台灣高雄氣爆災難的關懷與支持。屆時，陳瑞斌將彈奏巴哈、蕭邦、拉赫曼尼諾夫的多首經典曲目，亦將獻上他與盧亮輝一起改編的《愛河情》鋼琴獨奏版香港首演，各位樂迷萬勿錯過。

陳瑞斌 Rueibin Chen 鋼琴音樂會

時間：11月4日晚上8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免費索票處：即日起，觀眾可前往香港大會堂詢問處索取音樂會門票，查詢電話：29212840

除親身前往大會堂索取門票外，音樂會主辦方也特意預留了20張門票送予《香港文匯報》的讀者，有興趣的朋友請剪下此印花及註明「陳瑞斌鋼琴音樂會」門票，連同貼上\$1.7 郵票的回郵信封，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與偉中心3樓《香港文匯報》藝粹版，便有機會獲得門票。

國家話劇院 四部作品參演上海藝術節

中國國家話劇院日前在此間宣布啟動上海演出季，並有《山楂樹之戀》(田沁鑫執導)、《死無葬身之地》(查明哲執導)、《四川好人》(孟京輝執導)、《伏生》(王曉鷹執導)四部作品參演上海國際藝術節。



中國國家話劇院啟動上海演出季 本報記者章蘿蘭攝

「中國國家話劇院2014全國演出季」為國家話劇院推動劇院品牌建設、推廣優秀劇目、擴大觀眾基礎、完成普及戲劇藝術的重要舉措，2014年計劃在新疆、台北、杭州、上海、重慶五個城市落地演出。今年5月，「中國國家話劇院2014全國演出季」已經在新疆烏魯木齊拉開序幕，9月又在台北成功舉辦，10月24日則於上海、杭州同日開幕，之後12月又將在重慶演出。此次2014上海演出季是中國國家話劇院成立以來，首次集結名導佳作，第一次向上海觀眾以演出季形式集中呈現中國國家話劇院的整體實力。

中國國家話劇院與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情緣已久。早在1999年，作為中國國家話劇院前身之一的中央實驗話劇院出品演出的話劇《生死場》，就曾參加首屆上海國際藝術節。此後，中國國家話劇院佳作，屢屢亮相上海國際藝術節。2010年，《反腐第一劇》《這是最後的鬥爭》，是當年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重頭戲之一。而在去年，匯集雷恪生、斯琴高娃等一眾老戲骨的京味大戲《大宅門》，以及由上海國際藝術節聯合香港藝術節委約作品話劇《青蛇》，更是雙雙亮相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並取得藝術及票房的雙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中國國家話劇院參演上海國際藝術節劇目：

10月24日-10月26日，《山楂樹之戀》，導演：田沁鑫，演出劇場：上海藝術劇院
10月29日-11月02日，《死無葬身之地》，導演：查明哲，演出劇場：上海話劇中心
11月04日-11月05日，《四川好人》，導演：孟京輝，演出劇場：上海藝術劇院
11月14日-11月16日，《伏生》，導演：王曉鷹，演出劇場：東方藝術中心

令人驚喜 令人失望的《諾爾瑪》

《諾爾瑪》 澳門國際音樂節提供

一輪皎潔的明月，映照著舞台上寧靜肅立的男男女女高盧戰士，而長裙曳地，身形婀娜的女祭司引吭高歌「Casta Diva……」，我的心顫抖著，不僅由於貝利尼的這一崇高詩意的音樂場面而目馳神迷，更因為，女祭司的這一形象，包括她有意暗仿的唱腔，都遙遙指向早已遁入星河的那位希臘女伶——Maria Callas！

歌劇《諾爾瑪》從未在香港上演，此番由澳門國際音樂節與都靈歌劇院的製作，當然又贏得珠三角地區觀眾的一次叫好。貝利尼的歌劇，論劇場效果比不上同時期的羅西尼和唐尼采第，但是論到詩意的純粹和向古希臘悲劇致敬的明麗古樸，他又凌駕於二人之上。

只可惜，呂嘉與澳門樂團所奏的序曲，在音樂內涵上相當乾癸空洞，彷彿只是照本宣科奏響了樂譜上的音符，而完全缺少了各種音樂表情的展現和對比，特別是序曲中那弦樂部的延伸樂句，完全是詩句般的流瀉，是貝利尼的詩人天賦的最優美的一次展露，但呂嘉和樂隊未有在意，只草草奏過完事，令人扼腕。

幸好導演有着良好的古典主義修養，他設計的「詠月」場面既端莊稱又明媚秀麗，同時利用幾片可移動的巨大山岩——或是堅厚的山壁，或是鏤空的夜空和月色，以及稍後的山洞棲息地，美妙的詮釋了三一律的戲劇規範，令這部著名的「到達古希臘悲劇高度」(華格納語)的歌劇，有一次很得體的展示。

劇情在優美的詠月之後急轉而下，原來女祭司表面聖潔堅貞，實際卻恰恰與羅馬佔領軍的總督暗通幽曲，而且先後已生下兩個孩子！此劇開始時，那位英俊的羅馬總督又生異心看上了修女Adalgisa，準備棄女祭司而去。而女祭司在未知此情時，一面號召高盧的抵抗軍儲蓄兵力以備一朝起事趕走侵略者，一面又暗暗維繫着她與入侵者首領的夫妻關係。所以此劇的Title roll諾爾瑪，在這

理上講是個千古罪人，但在愛情的尺度上她又是千古奇女子——能與羅馬人總督生兒育女的豈是平凡女子？何況她還要維持女祭司的身份，組織民眾隨時起義。要演好內心充滿苦戀矛盾的諾爾瑪實非易事，但在歌劇史上，諾爾瑪的唱段部分更是有「美聲歌劇難度之最」的稱謂。

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德國女高音 Lilli Lehmann 就說：「即使在同一個晚上唱完三個布倫希爾德(指華格納《指環三部曲》)的女主角，通常分三晚演出)，也要比諾爾瑪演唱一場少耗心力！」這句評語足以讓任何女高音對諾爾瑪望而卻步。她指的是諾爾瑪需要的精美絕倫唱段，每一字每一聲，都承載了貝利尼美輪美奐的意境創造力；這種極致的人聲之美，其難度超越了尋常的繁複花腔技巧，甚至也超出戲劇性嗓音對歌者的心理壓力。這部歌劇在1831年首演時，由意大利傳奇花腔女高音 Giuditta Pasta 擔綱，她的妹妹 Giulia Grisi 擔任情敵 Adalgisa，而演唱羅馬人總督的，是另一位更富傳奇色彩的閩人男高音 Rubini (雖是閩伶，但他的音量「聲如管風琴」!)，在這星光熠熠的陣容下，《諾爾瑪》一直在 La Scala 演了兩百多場，然後就靜止下來，再也沒人敢演了。大概到了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美國女高音 Rosa Ponselle 與卡魯索同台而走紅，被擁護者稱為「女人中的卡魯索」，終於試演了兩場《諾爾瑪》，然後就要等到1948年，年輕的 Maria Callas 帶回了 Bel canto 的所有經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她讓諾爾瑪的「復活」。

在《諾爾瑪》的第二幕第三場，女祭司發現自己的男人對愛情的背叛，並且堅決不肯放棄新戀情時，她初而憤怒，繼而號召高盧戰士起兵戰鬥，甚至卑微地放下身段，哀求總督 Pollione 「為了神和孩子，發誓與



Adalgisa 分開」，她便既往不咎。但當一切都無可挽回時，當著所有起義者面前，她作出的叛教者不是 Adalgisa，赫然卻是苦命的她自己，這種柔腸寸斷的真愛和自我犧牲，讓 Pollione 在最後關頭回心轉意，兩人牽手一齊走上火刑台。

此次澳門的演出，飾唱總督的 G. Porta 體形圓碩，基本上的高音區域都完成下來了，但是他的發聲魯鈍如農夫，音色如拍皮球，加上時而瞪大一對圓碌碌的小眼睛演唱，平添了幾許滑稽色彩；飾唱 Adalgisa 的女中音 S. Ganassi，歌聲素淨而富有共鳴，起初是頗有崇高感的，但她的音色變化不大，聽起來就覺得單調了，如果她的喉肌在歌唱時能稍微放鬆，當能唱出更自然且豐富的聲音。男低音 Giuseppe 歌聲洪亮，有力拔山河之勢，但同樣缺少多變的音色和表現力。

最重要的，當然是女主角 Elena Rossi 的演唱。她的形象溫婉而不乏美麗，對角色內心的把握也頗可稱善，歌唱音色也有明顯的變化與對比，可惜的是偏偏唱的是諾爾瑪，在許多環節都出現偏差：整段 Casta Diva 的音準都偏低了，與樂隊的音高錯開；在所有強響的高音區，她發出的都是嘶喊而非歌唱，而在更多的中低聲區，她唱出了許多讓卡拉斯歌迷既熟悉又傷感的声音，說明她也是卡拉斯的舞台幻影中一位追隨者。

好的劇目與較弱的歌唱水準，令我無法滿足地欣賞。據聞莫華倫已經不再擔任澳門音樂節的藝術總監，因而導致了歌劇水平下降的話，那也是合該如此了。 文：蕭威廉